

補注蒙求

七





補注蒙求



徐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夜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潛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疏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

異賜

王祥守柩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

養母母終未葬室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  
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  
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  
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  
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亦黑異器盛之赤眉賊  
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  
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  
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  
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  
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文辯博

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  
如等視草迺遣安初入朝使為離騷傳曰受詔曰  
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  
罷後謀反自殺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

貌侵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  
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  
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  
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  
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  
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  
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  
為此賦聞思作撫管手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儂

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  
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瀟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  
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  
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墜  
不周載火熅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羶  
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  
見即其形也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  
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公  
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其甚長房意惡  
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  
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  
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棄杖須臾  
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  
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病鞭笞百鬼後

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 季珪士首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望  
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  
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  
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  
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  
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  
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夫  
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死獨  
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爲梁  
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舟卒善  
遇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忘厚  
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  
稱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  
常侍尋而王導鄙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爲三良  
旣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旣而歎息謂賓客曰  
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翼  
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  
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  
廡其德宇 魏去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

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謂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  
典選舉多所主濟文帝時爲太尉荀勗別傳曰晉  
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郭亦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  
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爲其傳曰弼字輔嗣爲尚書  
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  
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  
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  
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  
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  
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  
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少  
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  
雅量太康中爲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  
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  
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  
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  
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  
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  
庭令鳳護鷄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



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身媿訟田後舉直言  
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屢散墮憤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郢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  
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  
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  
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  
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  
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  
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屢散字子

嵩潁川陽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  
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散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  
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散頽然已醉憤墮枕上以  
頭就穿取徐蒼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  
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  
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日金板尅書出地  
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宗均曰謂殺鬪龍逢之後庚  
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

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  
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  
賦阮藉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  
拜黃門侍郎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  
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  
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  
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  
盡忠臣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  
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  
子避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  
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  
忠王爲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  
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徒  
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祕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  
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變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夔爲交州刺史得  
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  
中令人舉其頭逍遙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  
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爲人治病不  
取錢物使病愈者爲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萬株  
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  
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  
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

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在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竒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後過魏魏太子死扁鵲曰且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二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之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 寇恂借一何武士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守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行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以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長社鎮撫吏人必納餘降。旬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也。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詰。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篇。內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

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  
無下為人僨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  
吳

蔡琰辯琴王粲覆碁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  
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  
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  
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  
識南風不競以此推之可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

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  
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  
字觀人圍碁局壞碁為覆之其碁者不信以把蓋局  
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  
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  
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  
等雖為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為娶婦水  
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

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冢長者里父老皆會其  
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媪為報河  
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媪投之河中有頃曰  
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女子不  
能白事煩二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  
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  
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  
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  
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  
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  
謙不畏神祇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  
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  
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  
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  
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  
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  
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龍驛道多虎

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 姜肱共被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

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竒之

端康相代亮陟隔坐

二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留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音平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騰

趙倫瘤怪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懿懷太子遂發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



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罽  
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  
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  
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  
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  
上由此怨望於王益踈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  
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病  
薨王未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  
斤也財物稱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杜典道 馬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之孫拜侍  
御史時官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  
官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  
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文書  
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  
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  
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  
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

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隋直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七章諸侯謹謹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爰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

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廉人武

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廉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助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

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素忽字。

張翰適意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囧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囧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

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書  
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  
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  
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  
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  
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  
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  
之下清風颺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  
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作詩

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元城令吳質  
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  
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  
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  
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  
薛人少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

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召見容貌其麗  
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  
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  
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  
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  
所餘然其性意思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材藝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  
穆生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

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  
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  
者爲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  
諫不聽背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  
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  
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  
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後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  
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  
彥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

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爲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爲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 廣利泉涌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爲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舟不可濟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譖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周鎮漏卮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嘗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

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異雨舡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凡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

亭湏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相

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志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侯盛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



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  
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  
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平恩侯後亦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  
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  
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  
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立為平臺侯及高子  
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  
騎將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  
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  
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  
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為丞  
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  
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  
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月餘  
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  
宰相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  
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  
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  
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一石數歲時時

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  
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至所種  
石中得玉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  
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名曰玉田 幽異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  
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後  
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  
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  
以司馬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  
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  
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  
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  
琬等謀兵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  
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  
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  
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素闕不宿而退  
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清

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曰字世說  
千作萬消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戴淵峯頴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  
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  
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  
本才誤作體世說戴淵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  
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牀指  
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頴雖處鄙事神氣  
尤異機於船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  
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  
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  
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  
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  
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  
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  
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  
乎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成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爲靈若厲及

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註明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  
郭築城未訖子囊以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補注蒙求卷第七



本行... 諸君... 敬啟者... 謹啟

